眞誥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眞誥

(二)

陶弘景撰

眞誥卷七

甄命授第三

體已（此一字後人傷益。）標高運。味元咀眞。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衡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醫勃藹焉能迴已之清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徒神。營攝五絕。翛然登至眞。當使憂累靡干於元宅。哀念莫攖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顧景共歡。於是至樂自鑒。零開朔雨。耳聖墩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眞。視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眞人之得眞。每從是而獲耳。不眞而強眞。亦於此而顯蹙也。復使愆痾填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惜外道。和適攀聽。永心俗老。忽發哀音之兮汙（△△。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爲咳呱也。）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焉。邪運空間。魄告魑魅。乘我虛陣。造讒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已吉象。投之凶穢乎。已聞高勝而故由豫。屢覩明科而釋疑。遂羅涔上章。使臭染隱書。四極擊鼓。三官尋舒。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八方誠曠。遏（△謂應作曷字。）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僚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亂眞。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楊君相譏誚之事。故南眞後復有所論也。枌書。）

眞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摽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

惑生是非。嫌遘疑似。滯於中。抱閒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內有緼結之晤。遺初覺於建始。乖元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以示同惡而墮惑者。此是授長史。今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楊書。故望洪濤之暨天。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言。衆藻集而龍章成。羣聲會而雲韶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中候夫人答。此二辭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衆眞借取以譬而用之。猶如所稱周易毛詩中語耳。彼人何如梁伯鸞乎。中候言彼人。當是指長史也。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遠甚矣。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沼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邠人也。紫微答。邠卽豳國。以比周太王也。自蔭以下至板桐之源。亦是博喻中語。唯改窶陵作振岑。彼愈北而聰明愈閉。右英言。聰者貴於理道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矣。逸驎逍遙於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元圃之峯。以遺羅紲之患。何其識吉凶哉。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喻兩篇。合爲今語。而改機穽作羈落。靈鵬作靈羽。罩羅作羅紲耳。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得陟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藝蒼。則羽族雲萃。元淵浩汗。則鱗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宋何事於近。紫微言。

右八條楊書。又有掾寫。

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奧。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眞人言。夫清淨未若東山。養眞未若幽林。栖形景而虛上。遠風塵之網纏。於是榮辱之羅。何足以羈至士耶。

右二條楊書。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胠篋之檐往矣。猶非已也。榮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豔之芬華矣。猶非眞也。能消而蕩之。則淫忝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尙眞之覺漸也。千△（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爲驪兜之患不去。忝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戒長史也。此三字本朱書。亦應是右英夫人言也。）爲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眞。情無散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覩。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冰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元沈味。保和天眞。注神栖靈。躭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卽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右右英所道。令疏彼君勤△謂應作墮。墮纍字。）其事者。有獲福者多也。之者。禍敗積矣。范帥言。不知道誰。（應是真神范疆矣。）

右二條有掾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饗寞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缺失二字。別本作尅遂。）恭黨幽晦。始覩天日。靈眞△（此缺失一字。別本作微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尅己補過。思釋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元道既會。奉覲有期。忽△（疑長此一字。）良爲△△。（缺失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沈溺塵昧。不達上眞。謂道盡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缺失一字。朱書四字。）以寶之。非爲色欲△（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

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厶（謂應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躰味華競。蹈道不篤。恆欲與共清閒。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喁喁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似酬前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令闕。）

右二條厶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團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酬問華氏事。不知是子年丑年耳。）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邱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逼。示彼訟者耳。是斗亡月亡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墓。叱攝煥等。制敕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宣此。當言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塵應爾。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書此。（此令楊君爲長史家攝過家訟也。許朝先爲南陽郡。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二人事不出周魴語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斗爲仙品。而猶被水官之逼者。是喪服中咊氣尚相關涉故也。）紙三百。（酬鬼帥王延。近報錄書。以柞宗會有功。）油三斗。（酬鬼帥傅晃。近與功曹使者。令勢威照鬼形。使不得暴。）青絹三十尺。（酬鬼帥范疆。近執載百惡。滅訟散禍有功。）銀叉三枚。（酬鬼帥深衛。近防護疾者。招魂安神。使家訟不行。有殊功。）

右四條詭。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令與同。勿忽忽耳。非使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既有酬詭。後長爲已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眞故也。玉斧清淨藻潔。久齋濯魄。心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愼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當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眞司科云。有用力於百鬼。騁帥御於天威者。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目。世中諸人。都有相類。宜服五飲丸。去水注之氣。可急合。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告。長史素患淡飲。比來疾動。故有此告。五飲丸卽是世中者耳。范安遠所言。語許長史無所憂。不煩此詭。可還之。右保命君語許侯勿憂。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嗣伯之詭。且還之。

右右英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吏兵。恐宜詭謝。獻以體上之密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爲爾用力也。許厚之徒也。許狁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爲寶密關達機密。銀亦爲次寶也。其今

多惜彌精耳。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授所言。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讐家薛世等所殺。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訟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寧見殺時。頭先患瘡。瘡流面目。（檢譜不見戴賤・當是婦人不顯名・）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夢。（此夢字也・眞書多如此・）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元味。躭虛摽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尙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右從小茅君來。凡十八條。楊書。

七月二十七日。禺中許主簿華侯當入靜中。爾時無復所有爲。防未然耳。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愼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絕疾。今何乃用憂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縱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來。於母何如。衰自己身。訟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憂惋亦無所解。自非齊達於內外者。將不得不懼悸。

今月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無所復畏。然四帥逆已關之於都禁。至日爲能遣尸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母將入靜中。靜中疾發。亦無苦也。我其日亦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

右三條厶書。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於二君。爾時自當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華袴人。來在靜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延自爲人作益。爲將娥見人耳。娥其日或當被縛。華書吏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日中當來。須臾去也。故宜力上諷注冢訟章於却氣毒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匿矣。夫散髮布衣。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內戰。是故疚痾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遏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候所道如此。范中候名邈。即是撰南眞傳者。

許厚當謝詭南眞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忽忽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眞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尅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賓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恆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十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愼。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詣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辭詣保命定錄二君。辭旨當令如南嶽夫人。疾者自當告

乞於元師。不爾不差。

易遷昨來道此。△△。此二字題紙背。別省。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愍濟拔。每賜敕誡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天蔭。玉斧以駑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慚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眞法。唯執心守敬。修行寶秘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誡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誡。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唯哲△。謂應作析字。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穆兄虎牙大小罪考。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思愆補過。舉家端筆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據與南眞辭內。據自書本。

虎牙愼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喪。多喜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眞告。

學道者。常不能愼事。尙自致百痾。歸咎於神靈。當風臥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以告元妙哉。

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據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珪璋庸。不識萬流椿。解落簷欶頃。寅客何必人。或云是誠。誠則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沈之客。步元辭而詠虛。彼人自可晚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達內負心。三魂失眞。眞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爲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宮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懃懃。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知。乃作此。

右清靈言。

有間於邪而邪忝爲之踊也。非病也。右安九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卽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覩當一二。第七無慮也。

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耳。

戲言猶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愼示人。愼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右十四條ム書。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元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未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輟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棄屑屑與年少爭黨耳。若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略。爲并州刺史。遷衞尉。年老。求還位。與司馬宣王

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語以動長史．令去官也．

藥四九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旦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折除不詳．

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ム書．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昃．禮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愼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聞竇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爲中陳之台帥．長許肇亦深以爲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皮△謂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胷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右夜荀中候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悟．錢財滅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冢訟墓注爲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眞誥卷八

甄命授第四

遊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眞。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牀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冷然不雜也。南嶽上眞當數看出內。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此易遷令告長史也。草及木瓜。當是理衣下人名耳。）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護靜屋以爲急。幷欲得一室可棲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爲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臥牀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彰（△。謂應作障字。）亦可以牀着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拜。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能拜起。故令心存不替。）斧有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今自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

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似在縣下所授。今據還山。使黃民歸家也。易遷卽據母。七後得入易遷宮。因呼爲號。前所呼亦皆是也。）

斧學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遵．卽撰茅三君傳者．）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頃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謂應作詎字．）能成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禍責．此審爾當勤．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覺．將類獸告其駭浪．元數纖兆．而號咷徵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邱山．誠與汧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棲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爲禍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舜．△△（後人脚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云似是孔嚴兄弟．長史父先爲嚴從兄坦前鋒都督．是討沈充時．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虎頃大號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頤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葬兄．今注烟速消．雖不辦．妨於生者．要欲得柩物．時寧三泉．使凶氣泯靜也．

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厶△（一字被剪除．疑猶是孔字．）所問疾患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掾書

遵勤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眞並呼翠爲消寧故稱消摩經也誦之亦能消疾也應南趨而北騁既心口違矣夫捐薺以茹荼哂九成而悅北鄙者（捐薺喻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堅也）當永爲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井不潔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許長史能於靜中若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宜請而爲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與長史（劉遵祖善譚說殷浩向庾亮稱之後一會譚論殊不合遂名之爲羊叔子鶴於是失名）

劉遵心故爲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遠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啓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索密用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爲難合（此即今大鎭心丸也先以水銀摩銀屑使消故爲難合）

紫微答但頷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眞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荀子白誓乞告齋一年欲授經卿自（△△此二字後人傚非眞）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祖名英仕吳丹陽郡太守荀子當是人小名不詳是誰納爲尚書令太元二十年亡）

虞昭爲其兄子△△（此二字後人臆易作先人字，本猶可識）事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開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遣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庾和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爲丹陽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太和初爲領軍，如此行迹，不似爲惡，恐是聞戒修善，故得申遂）

郗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謂應作怨字）主恆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

太元眞人答許長史（郗回父鑒，清儉有忘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擺併所致，不爾則在涼時殺賊有濫也，鑒年七十餘乃終，卽得爲鄴宮職）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甲手書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眞攝生太元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元州啄雲浮冥必能上友逸羣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郗

希遐遠曜冥響凝元蕭浪上韻躰夢遯眞仰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書秀簡帝房之錄元聲八振棲身五嶽於是灌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道誨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

反華變黑矣。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簪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年以騁思。終歸骸於三官耳。齋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眞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躡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挹。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冰爐以盛火。趣償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郗。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爲太淸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道也。（小君。）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元感皇人。故今福逮於回。使好仙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咸制之耳。每見諫考訴者。甚勤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郗家之禍鬼。郗厶（黯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賤。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勤勤。試爲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郁鑒今在三官。三爲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壻。引理甚苦。郁朗伊香之二人。今爲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郁相今爲大曹吏所逮。其婦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爲自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元。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他得豫。

今六天之橫縱。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羣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德久矣。鬼訟之紛錯積矣。許長史黃氏豫字。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豁△此豁字也。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張諱卽天師名也。楊不欲顯疏也。邪氣入體。鬼塡胸次。其將迴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始不可得。正一平氣。卽天師祭酒之化也。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冢訟尤甚。恐亦未已。齡曾鑿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弊△謂應作蔽字。善以自標。訴者誠多事。以此爲首先。

八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告。

欲取謝奉補期門郎而今已有兼人北帝故權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苦服尤酒可未便恭命也高耆亦可服尤其家冢訟亦爲紛紛尤遏鬼炁故必無他耳

范中侯言此。謝奉字宏道、會稽人、仕至吳郡丹陽尹、吏部尚書、王允之、敦同堂弟、王舒子、有智幹、爲河南中郎將江州、遷倫將軍會稽、封番禺侯、年四十亡、謚中侯、高耆卽謂齡也、期門郎、鄧都中官、而記中不見此職、惟有修門耳、

從平凝來。凡十四條有掾寫。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眞委形氣於神攝者亦尅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眞今德匠既凝神仗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允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鎭耳當今玉氣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元潤胎萌遂其流根矣我按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元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使美者遊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旣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元人之祕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侯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動、後以臨登極、乃是後午未年、此爲大懸、

靈草蔭元方仰感旋曜精洗洗△△似草作言邊、應訣洗字、卽毛詩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之義也、繁茂萌玄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似是李夫人賤時小名也今晉書名俊容二子卽孝武幷弟道子也

同夜中侯告

右三條楊書又掾寫

德匠既凝元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慾勃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讖密以相示右此及讖有掾寫在掾自記修事後共紙尋眞綜迴文令難解耳今拘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維當道其辭楊君後自更錯義皆是說晉代之事並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墓可悲眞間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耘室來之皇愼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保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愼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愼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象推明匠保德愼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世之間眞可悲墓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金室在茲枕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簡文帝爲相王時也五字朱書

右一條楊書此後非眞說

太元眞人告許長史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夭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允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眞文躭元精微慕尙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愚愚相隨安知修眞之

本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荊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眞犯氣愚瞽罔昧豈識此機耶致奪年滅筭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元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元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按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元機邈世理妙接眞故可縈淳之仙才而爲衆眞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詣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爲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郤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木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祈天眞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眞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修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僞陋不類眞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非受五符者唐承卽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眞誥卷九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眞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元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旣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答長史諮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爲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此答諮步五星法也。經圖唯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今卽是訣此事也。獎戒之言。實爲切至。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恆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諮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

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眞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眞皆按此道也按苞元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答諮二十四神經中修存之意，亦是祕訣，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諮何眞，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眞也。

太上眞人撰所施行祕要長史寫本有題如此，此猶是衆眞授說經中，所可修用，還童反白諸要事，令長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謂應作如字，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脈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眞品目。

大洞眞經精景按摩篇曰臥起當平旦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申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訣此運動應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蓋亦熊經鳥伸之術也。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膩此應作膩字，生穢也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痾。自卽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敍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應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令人炁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籙。

右此二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云消魔上篇。亦應同是前限。

太上籙淳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元右元。三神合眞。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淳浪雲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籙淳經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也。此經中眞品目。

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炁。久許時。手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狀。令旁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

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爲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恆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而內注視聽。初爲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眞品目。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炁爲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恆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眞品目云天關三圖。疑闕圖字。

右四條元師所敕用。元師卽南眞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

清靈眞人說寶神經長史寫本。亦題如此異。猶是眞誥之例。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眞。元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兼存。實復未能迴西榆之年。還發元童矣。苟躭元篤也。志之懃也。縱金牙凋面皺。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爲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卽其人也。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後並衆眞雜說。標題有前後之說此語事。皆是令告長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辦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爲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爲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瑩精光。長珠徹童。保鍊目神。是眞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

眞人常居內經眞諺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眞人所以能旁觀四達使八霞照朗者實常居之數明也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採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皺兆不生日華亦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亦子日月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固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眥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得見百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眞隱訣中今不可備皆注釋

勤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已成眞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爲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眞官曰欲聞起居金爲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爲眞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盟信既定無科謂受此宜用金珠二雙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微是承裴君說寶神經畢仍復更接論寶神事如此則裴所說亦同此夕

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元徹通眞達靈天中元臺流炁調平騎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攜景輒與我幷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眞皇所祝羣響敬聽臥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臥也眞

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臥自坐爲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洟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眞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爲常每欲數也與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特諮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耳）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愼（此蓋指成長史也）

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

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此二條皆駐白止落之事亦是令答示長史也）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眞入山澗之谷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眞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華庭也）

天眞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庭在兩眉之下是徹視之

津梁。天眞是引靈之上房。旦中暮恆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九陰按之以爲常。令致靈徹視。杜遏萬邪之道也。一日三過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人中。不知針山源谷中。此太謬也。本注從此注起。是楊接長史書也。）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徹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并。待補眞人。列象元名。楚莊公時（此卽春秋時楚莊王也。）市長宋來子。恆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恆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眞家。眞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恆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耳。乃遂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眞人馮延壽也。周宣王時史官也。手爲天馬。鼻下爲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楊接書訖此。）

雲林王夫人曰。仙眞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目闇。廣憂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奪也。非復有他矣。今令人聰明益易耳。但不爲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徹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氣流淫。所謂嚴其始矣。夜臥先急閉目東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日中當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雲以灌合童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雲。兩目眞君。英明注精。開通清神。太元雲儀。靈驕翩翩。保利雙闕。啓徹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升玉宮。列爲上眞。凡四十八字。祝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以爲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目便精明。久爲之。徹視千里。羅映神靈。聽於絕響者也。此亦眞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眞握明鏡。鑑合日月鋒。雲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驕女坐元房。愈行愈鮮盛。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爲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爲誓。然後乃施行耳。右此並是右英夫人受令告長史也。又用盟信。兼有青帛。令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傳耳。謂青可二十尺。金鑷二雙。此四明王經三品元目也。閉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謂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忤眞炁。致邪應也。

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而微呪曰。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右爲隱月左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泰清家有正一平炁。今此悉載拜靜衆事。必應是本出經。恐脫題字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眞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趍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旦。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眞炁來入。

右元師所敕使施用。右六條與前所說大同小異者。是受旨。是略記。今更詳記寫此。并益後二條。以示長史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無益。

東卿司命君。此一條本在受明堂元眞法後。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澡浴。與解形以除之。

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三斗。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卽萬淹消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卽却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遊。既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鍊尸之素漿。正宜以浴耳。眞奇祕也。下眞品目有九化十變。疑此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敕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

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靈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眞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眞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緣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時衞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掾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眄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長史寫

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據寫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此三事並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世故南眞出之亦是令長史遵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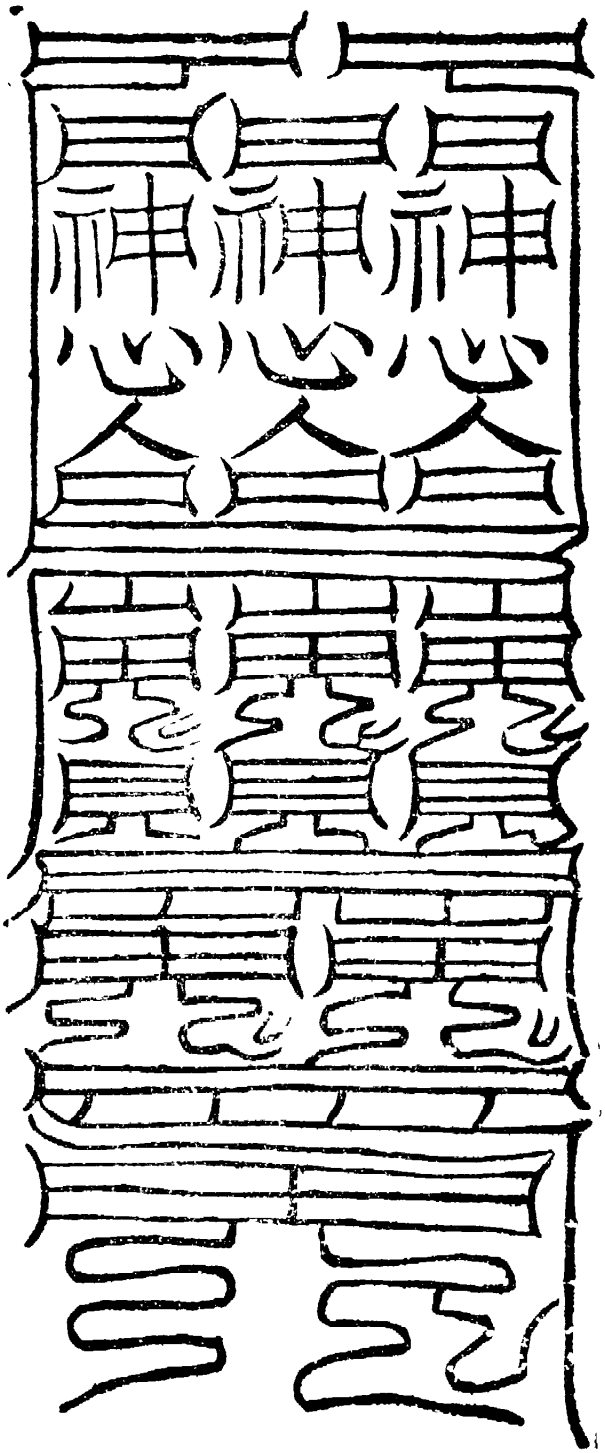
其夕衞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眞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臥存

思。或讀書念眞。在意爲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能愼於其日。益善。唯守夜矣。受洞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爲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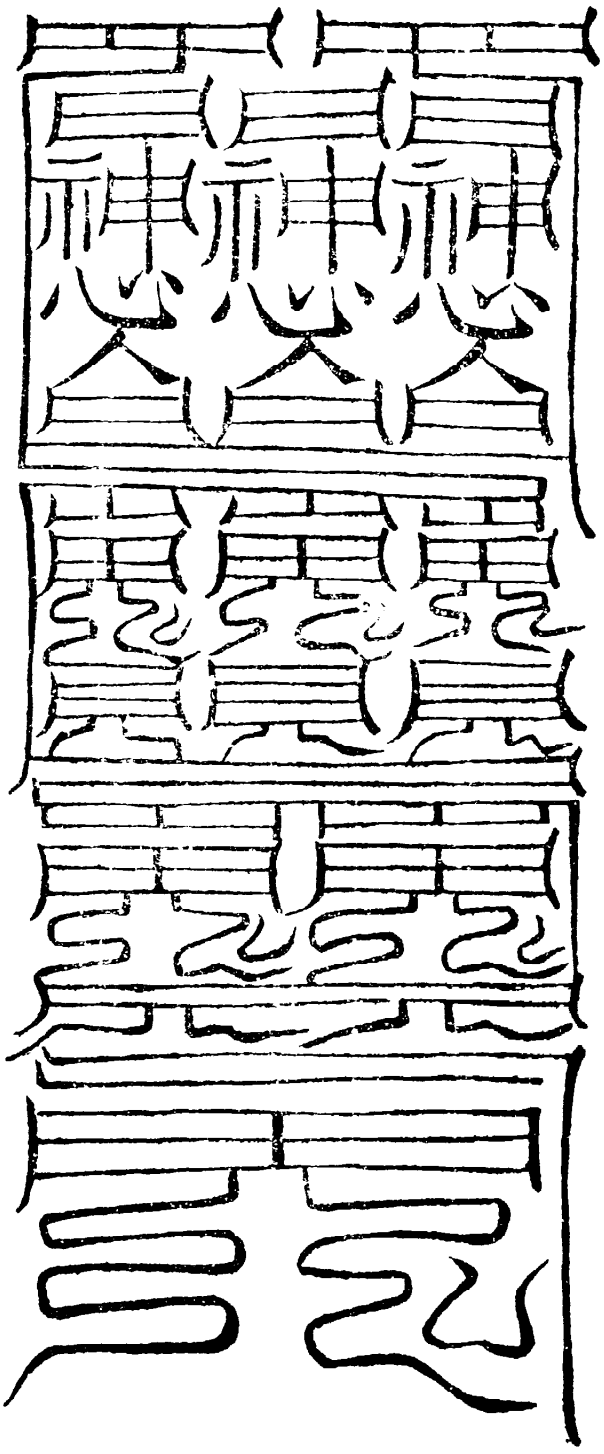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祝曰。大洞眞元。張鍊三魂。第一魄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眞。皆守體門。責閣神師。紫戶將軍。把鉞搖鈴。消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臥。必護吉應。而造爲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也。三年之後。雖神感旨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長史作惡字。皆西下心。其義與西下心亦同。但謂西方金氣之主制惡耳。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爲佳。則吉感也。臥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呪曰。太上高精。三帝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諧合。飛仙上清。常與玉眞俱會紫庭畢。此大洞祕訣。以傳於始涉津流者矣。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眞經。亦未顯世。今世中經。乃粗有其事。皆增損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摹長史畫。



此符摹掾畫。

已上符本朱畫。

明堂內經開心辟妄符。王君撰。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我勿妄五藏遠尋。拜畢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兩妄字謂皆應作忘。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祕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掾寫兩本。掾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元眞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衞護．此上眞道也．太上元眞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然後受書耳．此元眞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祕藏之囊肩．故以相示．有愼密者也．明堂元眞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恆爾此爲佳．右此是說元眞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眞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暉合映．神眞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眞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曰曰△△此兩字是
華眞人
朱書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圓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眞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探寫佛經四十二章祕蘭臺石室第十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願爲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此說粗與外書同而長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竺國實而月氏無有與此爲異今既欲說小方諸奉佛故先宜敘此也按張騫非前漢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見漢書秦景、王遵等不顯此寺名白馬寺明帝乃葬顯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猶今世人作壽塚非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遣侍中張堪或云郎中張愔並往天竺寫致經象并沙門來至又恐今此說未必是眞受猶可楊君疏舊諸耳但眞經誥中自函有論及佛事也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邱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蒨粲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眞宮室也金

玉瓊瑤雜爲棟宇又有元寒山山上別爲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迴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輩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鏤之或有高百丈者數十曾（△謂應作層字）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飛行（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依如三弟子雖奉佛道，不作比邱形服，世人謂在家眞菩薩耳。）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汙青君亦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簫同唱百獸抃儛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猶故服之（崔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唯太元眞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爲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軫執事，不知當在第幾位耳。）直存心中有象太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而芒（△此字儗非眞）徊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此字儗作眞）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爲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恆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齒間而迴入胃

右此方諸眞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用之保見太平（此卽應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

右南極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叨。勤道之至。牛不可失矣。寶書日月。即謂紫文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堋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眞。

元清告。按南極、西城、元清、三高眞。未當有餘降受。唯成及詩各一條耳。不審此當是何時所喻。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元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勤之舉之無凝。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眞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二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遍。一恐應爲七。或爲八字。不爾。夕則二三過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爲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懃感爲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亦審耳。

清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覩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呑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一事。異法經中無此說。）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尾下也。（依此言則後是單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靈眞人言。（右四條楊書。青當爲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飄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霞煥明。赤童秉靈。元炎散光。飄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義旨不正可領。）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元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煙霄歌。

右大同眞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爲濯耀羅。方諸眞人呼日爲圓雞曜。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元眞

之道矣。日德蔭澤。長生之象。紫雲罔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

辭四通已呈。意氣安和。此楊君自與長史書語耳

右晉疏大洞眞經言。以釋夢濯耀翠之義如別。此亦自語也 長史夢事不題。

右四條楊書。

眞誥卷十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眞斐斐乘雲綵靈像憑紫煙眇眇濯圓羅佛佛駕飛輪元翰啓矇昧顧景恩自新

長史既開啓告，賦詩一篇，本注之，此卽酬釋夢之旨也，長史自書，凡眞書及古書作髣髴字，皆作彷彿字，此則是髣髴也，此字已下至也字，並朱書。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恆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日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矣。此卽是華陽中監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授含眞臺女眞張微子服霧之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己。先閉目內視。彷彿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蜿屈。五色洞天。神煙含啓。金石華眞。謳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元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掾寫。

守元白之道。常旦日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一。旦行至向中又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別寢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卽死。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煉一身。一身之裏。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掾寫。幷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眞人敕鄷臺北帝使告三△△△此三字被後人魘。不可復識。官。制神滅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係之頭上。入穢淹脫也。此九字又被青繒。乃不可都識。而非今所書字。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千。佩符者卽死。此下復有十字。亦被繒不可復識。男女各佩一。已別題之。

小君今書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書。七元符中有一符無題。相傳言是此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爲定。

一雄黃　二雌黃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膠清合研之。言一者。以意爲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論作三黃色以畫符法。眞符多用此。

右三條楊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末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朱萸根皮二兩紫雲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此是論合初神丸事其方在蘇傳中即周紫陽所撰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

右一條厶書

成治朮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搗爲屑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銅器中湯上蒸之內白蜜一斗大乾棗去核熟細搗令皮肉和會取一斗又內朮蜜之中絞令相得如餹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朮一斛水盛洗洗乃乾乃細搗爲屑大棗四斗去核乃搗令和合清酒五斗會於銅器中煎攪使成餌狀日服如李子三丸百病不能傷而面如童子而耐寒凍

又法朮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搗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壯健久服能飛越峯谷耳聰目明矣此三方有據寫似是紫微夫人所授繼朮敘後者

鍊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薤白二斤合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腴煙散出取一斛止內酒中服之亦可單服此一方有長史寫乃別出四藥丹方中而世之方本又加蔥白二斤

極太眞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絕卽是死也既斂失尸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輧輿共來載之也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舉家用

雲霞衣九兩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卽應是白鑿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ム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眞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爲己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恆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便煙清恆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懃。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懃耶。恭繕其業也。既加之以檢愼。守之以取感者。則去眞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前五條。並似止告楊君。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眞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量也。九華眞妃言守五斗內一。是眞一之上也。皆地眞人法也。

上黨王眞、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魯女生、邯鄲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爲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元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斗眞一。卽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懃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眞。此亦中眞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今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眞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者也。此語似令告掾。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胸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語似令告牙。

可令許斧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瘕也。亦致眞之階。

右紫陽眞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違魄返眞。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車服牀寢。不共之也。所以遏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甚易行而更以爲難。所爲信道不篤。欲飛反沈者也。心遘何必言哉。其自當知所爲。此三條似令告長史。

右南岳夫人語。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掾寫。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炁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謂三尺已上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澡潔。不爾無冀。盛字是淨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眞。故青童亦云。一言一事。泄減一算。如此可不慎之。此三條本在鄴宮記中。楊書。又掾書。

大洞眞經高上內章遏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敕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蹋兩鼻孔下八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卽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蹋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烏淩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鎭。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琅。玉眞巍峨。坐鎭明堂。手暉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岳斬堤。猛獸奔牛。銜刀吞鑲。揭山攫天。神衛毒龍。六頷吐火。啖鬼之王。電猪雷父。掣星流橫。梟磕駭灼。逆風橫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羣精啓道。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額。澤尉捧燈。爲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開目除去左手。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臺。則玉眞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伏。莫干我炁。此自然之理。使忽離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玄津。眞邪之通府。不眞者所以生邪氣。爲眞堵所以遏萬邪。在我連攝之耳。故吉凶兆焉。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順其術。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眞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授。有長史寫。此經亦未出世也。

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欲臥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照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臥。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凡三過也。此二法出酆都記。今鈔相隨。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鐘。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衝鋒。三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言輒一琢齒。以爲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爲恆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目爛而身卽死矣。此上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恆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臨目存見五藏。△此中一字。楊本穿壞不可識。據亦仍闕無。具五神。自然存也。酆都中祕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掾寫。楊書北帝祝。是口受時書。極多僊鸞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痹。風痹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與家相接耳。墓之東北爲徵絕命。西北爲九戾。此皆家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臥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元。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眞人。我佩上法。受教太元。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冢墓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籙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應令以授長史也。但許姓羽音。今云東北徵絕命。是爲不同。又九戾之名。墓書無法。

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痹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元。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痾。注鬼五飛。魑魅冢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卽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考注見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惡夢。恆有冢注炁。又患飲癖及兩手不理。故每授諸法。并針灸在後。

若弟

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不復令臨目內視。咽液琢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爲鬼所擊。舉身不授。似如綿囊。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卽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痹不授而已也。（唐覽無別所出。不知何世人也。）酆都北帝有此數法。亦參於高仙家用也。又有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周文王爲酆都西明公也。）鄭子眞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濯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不授。積年其晚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鄭元唯有一兒。爲賊所害。有遺腹子名小同耳。既不入山。又復不病脚。此子眞又非谷口者。進退乖異。莫辯質據。）唐覽今在華陽。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來至此。並應是保命告。）

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脉內纏。故宜十三過針。乃得裏內脉入少陽也。灸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痹。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屬不滯也。灸手幽關及風絃。幷五津。凡三處。急要也。當待佳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侯夫人言。（手幽關、風絃、五津、凡二處。偃側臥及諸灸經。並無此穴名。）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隙耳。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痾除也。今當爲攝制家注之氣爾。既小佳。亦可上家訟章。我當爲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吾使人語之。令灸風徇、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針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成兩脚曳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太上眞人賜公成流明檀桓散。一劑卽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鵠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

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元心行靈業栖息三宮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風徊、曲津、兩處、炎經亦無此穴、冢訟章不見有眞本、鄧雲山、趙公成、並無別顯出也

夜臥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匝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燔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汪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祕祝法此經未出世、若猶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八條並掾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沍久經墳塋遂使地官激注冢靈沈滯風邪之興恆繼此而作然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爲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四衢植棠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卽應是荀中侯也、此卽長史婦亡後所告、范幼沖漢時尚書郎、△缺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爲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秉氣上元辟非元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邱窟鍊形之所歸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墓法、而形相莫辯、又以朱鳥爲上元、亦所未詳也、積善憩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爲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熙鏡元開亦何時永爲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並論長史婦所葬墓事、

辛元子所言辛元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條楊書.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元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冢墓百忌害氣【青龍秉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爲福.侯王之冢.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上元辟非】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法.千禁萬忌.一【元武延軀】皆厭之.必反凶爲吉.能得此法.永爲吉冢.不足宣也.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亦爲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二尺者.步九尺入冢裏.正取中心爲數也.但辟非應是朱鳥.而云冢後者.徵冢甲向.朱鳥在西南.羽冢庚向.【虎嘯八卦】朱鳥在東北.所不論耳.

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眞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爲害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員三尺.猶是方員.方員之法.六邊皆等.如印形也.趙公明、今千二百官儀.乃以爲溫鬼之名.九功七德事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愼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塡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爲吉.

㗊行下被割.餘一字如此.當是此字.後行又被翦.語則未盡也.從員三尺來.別一紙.復是異人迹.不與前同.而俱書青紙.色理亦小殊.疑此並寫非眞.前范監既有此言.恐後人因以造法耳.

上淸眞人馮延壽口訣.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眞人馮延壽.西岳之號.自不妨上淸之目也.此後凡十四事.雖未見眞書.類其事旨.不乖眞法.故別撰錄.附於卷末.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

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恆吸引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後南嶽眞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爲中嶽眞人領九元之司于今在也此說殊切事要仲甫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塡滿元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元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誡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眞仙之士常愼於此以爲生生之大忌此事彌會衆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

凡存神光行眞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爲五神之炁忌涕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愼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爲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舐脣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叩齒以會

神靈。充和血氣。使靈液凝滿。帝一欣宅。所謂沖氣不勞。啓血不泄也。此別一法。經中未見其事也。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爲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

遣諸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恆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條與經語亦互相同者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鎭生。三炁合眞。室胎上景。母乎父元。生我五藏。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嘯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爲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仙。未見此經法。

凡入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髣髴。對在我前。使面上恆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眞。雙景二元。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爲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道授乃有識形。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眞朱筆點左目眥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纓。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沈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躡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鉞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頗似太靈眞人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眞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眞。納和因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爲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爲呼神和眞。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僞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爲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經中意旨。

右本卷訖此。

養性禁忌口訣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眞書。而似是二許抄寫。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並撰錄。

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爲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

中令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算百日。子其愼之。此彭祖弟子撰傳者。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卽封君達也。出神仙傳五岳序。

沈羲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氣。滅損年命。藥勢如土。沈出神仙傳。

呂恭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呂出神仙傳。

欒巴口訣。行經山及諸靈廟祠間。存口中有眞人字。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詣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却十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卽欒豫章也。出劍經神仙傳、虎豹符、及後漢書。

東海小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算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愼勿言。有多爲山神百精所試。夜臥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爲海神之宗。劉京、渝漢末人。出飛步經後。

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程偉爲漢期門郎。其婦知房事。見葛洪內篇也。

鳳綱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卽愈。是痛處存其火。祕驗。出神仙傳。能釀百草花以起死者。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屐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于其飲食。動其履屐。用其枕

褥。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囂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祕之。（陳出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丟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漢武帝內傳。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愼之矣。（綱妻出神仙傳。又虎豹符中。凡此雜事。皆與眞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眞誥卷十一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嗳作此言按嗳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歷世遊踐莫有知其處者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爲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卽得凡此後紫書大字者並茅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遑迴故曰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爲縣故其里不復存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十里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此蓋呼秣陵之金陵矣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卽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正自如此也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窻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眞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虛是王屋洞名語華陽與此並相貫通也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爲名焉今登中茅元嶺前後望諸峯壁盤紆曲轉以大茅爲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窻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洞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悟乃從楊君宣說吾之所啓發矣

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卽是前要元篇語雖山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金

陵地脈．一片地能知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然響會．所以歎河圖之逆兆也．

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鶴．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茅山隱嶻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不爾也．今以在南最高者爲大茅山．中央有二峯．連岑鼎立．以近後最高者爲中茅山．近北一岑孤峯．上有聚石者爲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爲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埭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但有偕平、燕口、方巇、大橫、良常、諸山．靡迤相屬．亟至破罡瀆．自大茅南．復有韭山、竹吳山、方山．從此巇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海也．

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宮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爲金井．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遞墟．昔乃名北墟．今是良民．遞墟前十數里大茅有吳墟．相傳以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關．金陵長吏宅西北．近長隱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既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井．亦恐如長史井堙沒耳．又小茅大穨．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若是復不應頓如此遠居二三．疑昧．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澗．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密令爾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北

谷關卽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卽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亦爲眞靈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卽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紀。則嗳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

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垠所至。至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略。粗知其處。若爲仙眞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攜手築室。必當語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儇。勿與此強欲居之也。

金陵之左右汙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汙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汙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爲柳谷汙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向南流至虛墟首。入大汙。陽谷汙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汙。西流南折。亦會虛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汙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爲一汙。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汙。論兩汙相交之內。卽是此地。大略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爲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卽是昔號不。雖有耆老相承。傳譯漸失。無汙源迴異。不必可指的爲據也。

上古名此山爲崗山。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爲崗者。亦金壇之貴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橫崗山。山卽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爲死蛇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與諸員吏等。今並立田舍於崗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

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眞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徉耳。石鏡王眞人嗳。令密示許侯。此卽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爲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爲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帶近洞天。神眞限衛。故能令二災不干。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所載

至第十天．并及酆都五嶽．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當是至太山頂爲言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墟猶有一百丈．下處一百七十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向云高處是言其實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隴阜之上．則於天爲下耳．其內有陰原阜壠．假上蓋正平也．

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元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墨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覩．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兩便門．東門似在相枝隴中．北良當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壙處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眞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陵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緣殘杰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眞仙人出入．都不由王門．皆欲爾無間．設此門者．爲示是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

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烏交橫．風雲翁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

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開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搆．方圓整肅．甚悅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移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靈川間．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眞嗳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

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掘卽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眞君啜・以告長史・掾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理璧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眞人無所隔蔽矣・按傳所稱・卽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爲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爲常也爾乃羣臣並稱壽喚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遊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北海・至瑯琊・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邱・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讀・卽是從延陵步道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鑾設耳・非必故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遂不進前嶺・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璧之意者・爲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帝時啜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亂之・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爲秦正月・爲出遊・是至雲夢耳・不爾・則是二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歷・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章邕賫黃金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爲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吳倫賫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埳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眞啜中・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眞人

之廟。按二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無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鵠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爲祝，逮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爲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爲述墟廟，並歲時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爲西明所司，非復眞仙僚屬矣。

中茅山元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堛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堛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有小水，度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覺赤耳，平處可流水，東南近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爲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簏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橫壟也，此壟純絕石，石形甚壞奇，多穿穴側徐，磐紆下深，乃有無底處，腰投雜物在中間，玲瓏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眞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磴而堛開，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乃颯颯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冷，今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滑，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度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微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茵山之前也，此患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閉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處方當思爲其宜，茅山住士，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迴曠，且此一山，通無鹿蛙虎聲，時有青鳥，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瘴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當鬱如東間諸山耳，自隱居往來，煉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朮升雜藥，絕宜松柏，而本無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實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飄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爲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

洞天之中央元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爲天市盤石也元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元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塡洞天之中央元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飆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鎭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飆輪之迹今故分明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見其異處或恐爲土木蕪沒所不論耳按保命超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眞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飆右服名歎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軨轍相傳皆呼此爲飆輪迹乃無埋沒石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元窻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況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來得遍履者患於無良侶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淹稽常所恥恨此日方負杖孤遊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誥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卽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致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爲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塡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此卽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礲石穴中此礲小穴甚多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諠譁雜鬧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於俗所

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挺分高邈・而形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奬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眞王君、太虛眞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卽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卽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二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眞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諸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遊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

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蕩滌・質對神鬼・今按垂之爲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言如是遺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游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此審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眞人語自不正的・過所引處便言耳・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芟・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卽今斫伐耕稼・四通九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龍形。龍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寄生曲樹耳・但無復有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墟・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言淺・卽今洞迴尤復可往也・）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縣小近・往來爲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侯游賓從憩止・非自往修行之所顯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據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次菌山・不酬金鄉至室語・明知本別嗄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住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菌山者・尋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困倉之困・形如困也・按大茅後長洞積金東四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罏・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卽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唯啓乞垂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搆有期・當更宣述耳・）

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占鼎字・）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

元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埋也。今最高處乃多石。每古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无復草木。累石爲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爲風所倒。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諸有洞天之山。皆爾。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今近有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爲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爲人高潔。物莫能干。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襲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爲紫元。開講堂宇廂廊。殊爲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辭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洞支。頗作巫師占卜。多雜淨假。此例亦處處有之。大茅東山亦有澗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今藥竈猶存。今有薛彪數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塡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无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數澗。不似經墟村住處。恐是代久遠。勢迹乖異故也。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置書於迹墟朱家靜中。則非因華僑楊君送之也。

三月一日書云。今當鑿赤石田。日爲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棄坐觀存沒哉。此迹自決。求眞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四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爲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旱塘壞。竟不果。所以此書譏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此亦有答明。辭妄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徹矣。

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日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爲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此間唯有府曹耳。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啓。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官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

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爲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入到。又致漏泄。眞靈愼密。故有此語。欲戒試其心專耳。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爲巧便。

此書疏愼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大也。恐俗人貪彼之徒。知此金寶處。堪能

掘鑿・則事由宣泄・此罪眞爲不輕・非但爾時教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噓字・而由來皆作噓字・卽今之山西村名也・）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爲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光。爲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宮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地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爲。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嗳・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有後也・）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置。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爲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爲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而竟無所立也・）不審元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顓頊水王・故號元帝・外書亦爾・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左後・）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

存遲速之間。不敢悒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躡。一何可恨。所以衆靈每勤勤引勸。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言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實鑒照。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勗之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基陛湮沒。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爲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壇歷然。相傳乃言據於此壇化遯也。每往拜視。輒感歎纏心。告茵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告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器。疏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葬所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前村。徐況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元挺。動靜聞徹。屑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況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偶。即應是。況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爲長史門生也。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爲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

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尙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爲百姓之惠也・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之辭・故引回見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爲欲知之・葛氏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鷹・治用白牋・次第如此・歲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眞誥卷十二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昃。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恆願眞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眞要之騁。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元授。金闕素名。跻邁世迹。超登清虛。何元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元洲。不爲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俟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遐。昔曾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眞降矣。蓋應會敖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坐不爲。覆水始悵。是以古唁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抗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響。元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秘道藏珍。眞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楊書，此亦不與後元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又長史此四書本，今並不存矣。

元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頊身陶七河之津。是爲元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邱。皆移

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諮問四條事。復以關上紙也。說顯項。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埋鼎一事耳。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眞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誡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鮑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陰君太元陰生符。爲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　問葛元。元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葛元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卽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卽葛元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卽小括蒼山。在永嘉橘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弟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卽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作闊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爲啓司命。乃具得受訣之耳。右定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訖此。後元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元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元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眞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眞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愼乎。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賈。賈卽呈司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周威王卽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卽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此紫陽眞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卽長史也。後當爲上清左卿。元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眞。可謂邈乎其奇。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之流響。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絓卿司之至念。紆蘭眞以盼氾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與詠事外。迹亦並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淸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蹙頞下風矣。宏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論答欲見洞宮事。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傅靑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俯元仰白在瓊刃前。則此別當有義況也。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

主領應爲種民者。今洞宮自二君以下。便次此三職爲大矣。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元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奕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尙。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白紵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元乃授以隱解法。得去人大霍山。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詭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初爲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卽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奕。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記尸。今晉陵上有韓家。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家。疑如桃君。或卽是此墟墳。而世呼爲採藥將韓仙家也。　云王瑋元是楚莊王時侍郎。受術於玉君。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占職。而漢楚王又無莊謚。　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爲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卽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

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翊字子相。潁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爲惠。終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迎師禮。過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病終止義。行宜速還。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追馬而去。季札意其千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仲陽臨郡。引爲功曹。後貴市戚起。翊教術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翊爲賑救。經營則助其產業。貧窮則損其居位。郡四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救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困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相作息亮切音。二者未詳孰正。馬皇當列仙傳。皇帝時馬師也。）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爲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青州徐從事。卻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正。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爲小異。吳無烏目山。蓋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卽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此卽同是丑年所受。云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今爲郡幹佐。未負笈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爲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教俊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家在錢唐臨平。墳壁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聲角之響。故人不敢侵毀之。皆知呼爲桃司命家。錢唐村徵士事京產。先與隱居共有詩詠。以贊述斯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張激子當爲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士太傅袁隗鄴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

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歆。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爲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塙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　中候夫人所道。尋洞中事。皆二君所說。如此兩條。獨是中候夫人者。當本是東華中職。寮故也。　我聞易邃中人竇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審爾。竇氏郎瓊英也。似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恐受業高後定不復爲此職。然主領種民事亦相符。　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周暢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卽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某帝時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　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時人。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　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眞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縣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圉人。少爲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性質直。不

同時黨。爲閹人所疾。陷於黨錮之限。避難。乃翦鬚髮變形。逃林慮山中。爲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赤須子出列僊傳。桐柏卽古弼王。

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淸。卽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前云有七人。今唯說二女一男。右保命君所道。此當是接中候告後乃言之。童初府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宏農劉寬也。少好道。曾學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閣內。又不得菜。旣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卽束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遁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爲司徒。寬爲人謹厚。潔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誌者。得牛而送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桓帝延熹八年。爲南陽太守。恒用蒲鞭。靈帝嘉平五年。爲太尉。嘗於御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耳。嘗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爲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語左右曰。此是人而罵爲畜產。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後封逮鄉侯。六百戶。中平一年亡。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特進謚曰昭討侯。子松嗣。按此說復爲同異。故詳載之。青谷先生無別顯出。凡此諸引教仙人。恐皆是下教限。不爾。卽不應得輒然。

華陽中事。當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洞中。時或有龜山賓共集高會。眞仙之日。寧可暫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邪。可示許侯令知之。此亦應是中君。仍前十二月一日書也。東宮上人卽青童君。龜山賓卽西王母。上卷亦有此告。令登伏龍以望山禮拜。便異乎陟巘。非必以近易爲言。恐當宜然也。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卽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尙能生紫華。灌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數恭山

岫。洗拔澤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儌字非眞。此一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禁山符有西嶽君、西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有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前云二月便得進。與此太殊。恐以深進爲異也。）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眞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讖書。亦云學道唯須勤密。勤密則非我而不知。今中君復說此。實爲至諭。可謂一言以蔽之。）右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條又有楊書。）夫望林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爲長史今眺望林嶺。豈無羨想之懷。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爲董卓將。後攻穰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未。）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元、魏末人。與李豐俱爲晉文王所誅。不知姊亡在元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爲驃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邸。）不爾則鄭天生、鄧芝母也。（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爲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猴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問。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舍眞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決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爲尚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琬。司徒太尉。爲李傕所殺。夫

人亦不知出適未．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含眞臺是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凡云二八十二人．止是易遷耳．含眞既爲貴勝．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其男女名氏又出後．並是略稱標勝者也．）計與數人共止．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伯苗母卽鄭夫人也．）設牀待靈誠．老子之長想也．計亦已爲其兒作惠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爲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逆賈．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此令告豫也．其事皆有指趣．不容纖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掾寫注之一卷相隨．